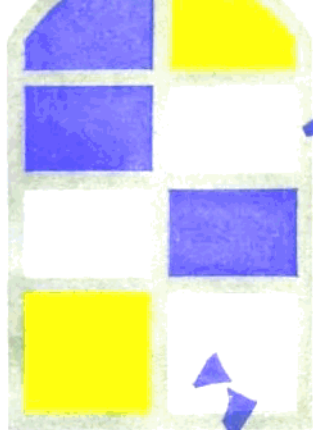




病中闲话

吕宕·著

吕 岩 小 传

1925年出生于山东黄县博莱村。但大半生是在安徽。

1938年上初中。日寇进胶东，失学。在青岛做过学徒、流浪汉，当过兵，做过我党的地下关系。

1949年在胶东区党委文化协会文工团入伍，当创作员，写过小戏。

1950年南下，在安徽大别山一带搞土改、建政、治淮等，当过《六安报》编辑。

1954年调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当干事，1955年调安徽文联《江淮文学》编辑部当编辑兼搞创作。

1957年在五、六月合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电影文学剧本《鸦片战争》（即《林则徐》）是与叶元合作。同年，被定为“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马鞍山被押送回山东原籍文公社生产队监督改造，中断文学创作22年。

1979年平反，病重，做心脏手术，缠绵病床10年，至今，发表电影文学剧本《鲁迅先生》（上部）以及评论、散文、杂文数十篇。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自序

两三好友坐在一起说说“闲话”，应该是生活中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对我来说，能获得可以与人说说“闲话”的权利，却感到是一种很特殊的享受和幸福。因为我得到这幸福，也才不过是近10年间的事。我今年已经64岁了。

这以前，我是不能随便说话的，特别是有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要说话，只有在诚惶诚恐“交代问题”的时候，也就是“低头认罪”的时候。但那都只能说些法定的语言，而绝不可能是“闲话”。说这样的法定的语言说了有二十多年，一直到本人被认定为已经“改正”了的时候即1979年的春天。而这时，不再去说那种法定的语言却已经是很不习惯的了。那年的夏末，在合肥的一个特定的场合里我第一次痛痛快快快肝沥胆地说了一通超“法定语言”的话，也许太激动了一点吧，自己的脑袋和心脏就都承受不起了，于是蓦然倒地，失去了知觉。被送到上海胸科医院检查，是心脏病大发作。除了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以外，还有冠状动脉硬化，房颤等等，医生说必须手术治疗。于是立即发电报把家属喊来签了字，把胸腔打开，对那也坏了的心脏也狠狠地做了一番“改正”的手术，人才又活了下来。不过，从这时开始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

在病魔对我反复折磨下辗转求生的新阶段，一直挣扎了近10年之久到今天。当然，那最后的胜利毕竟还将属于它而不会是我。

这10年间，说“闲话”的自由是有了，而行动的自由却又几乎完全被病魔所剥夺了。在病情严重的时候只要略一活动，哪怕是洗洗脸，穿件衣裳都会立即发生大气喘，心绞痛，一直痛得你冷汗淋漓，死去活来才罢。因此，在晚年这投千金难买的宝贵时间里也只能痛苦地辗转于自家的床褥之上和呻吟于医院的病房之中。到去年，那“改正”了的心脏似乎慢慢地又不想跳了。于是又给它装上了一个“人工起搏器”强迫它跳动，不跳不行。今年，心力衰竭已达到了三级的程度，但人也还活着，没有死。还能活多久，不知道。

当然，这10年间也并非完全如此，也还有许多好一些的时候，病情有所缓解的时候，也还可以下床来轻轻地活动活动，有时也可以到小院里，阶前篱下慢慢走走或者是长时间地在沙发上坐坐。这时就感到一种无穷的单调和寂寞。那天赋予我的不安分的鬼思想也就飞舞起来了——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千愁万绪一齐涌上心头。又会使我想到人世间除了自己之外也还有其他人的一些什么欢乐或痛苦；也就使我又想再拿起笔写点什么小文字享受一下能谈谈自己想说的“闲话”的幸福。于是慢慢坐下来拿起笔写它三五百字或一十字，要老妻把它送到邮筒里面去，似乎感到自己的心身都能畅快一下。

也有时，会有个别的一两位老朋友来看看我，有的是本市的，有的是从外地来的；有的是经常来的，有的是离别

了多年不见的……但凡是能来看看我的，大都是可以坐下来谈谈心的老友，我们泡一杯清茶，对坐着，无拘束地有时可以谈一个上午或下午甚至谈一天。有那远道而来的，也有在我这里住上一两天的时候……——这是我病中最为感到愉快和幸福的时候。那可怕的寂寞和疾病的痛苦都立即被排遣到天外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从各地带给我的各种新闻，旧闻；各种世情，人事，对于我都是新鲜的。他们对某部小说或电影、电视剧的称赞或非议，对于我也都会有所启发；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见解而争论不休。这些议论或争论往往在他们走后一两天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萦绕在我的脑中而有着一一种甜丝丝的感觉。有些，我就把它摘要地回忆记录下来，或者写在日记中，日后再慢慢地咀嚼，慢慢地把它们写成一两篇小文字，寄到报社去或刊物的编辑部去。有的，也就发表了。我把这些，收集起来，往往看做是含有对某些老友的纪念的意思。

还有一些素材的来源是直接来自报纸或杂志中来的。这一部分就较少。更多一些的是从半导体或电视中来的。这是因为我从1987年以后看报纸、书籍和杂志的能力就日益衰退了。特别是看小字，看上两三页就会感到眼胀、头晕、心发慌，就只好放下来枯坐着。看电视或听广播就省力得多。虽然如此，但写点什么，表述表述自己对某些小事的见解的欲望还是有的；不过写作的能力却也日益衰退了。有时一篇千把字的“闲话”要写好几天。开笔的时候还充满了意趣，但一次并不能完篇。到第2天要接着写时这意趣就淡漠了，到第3天也就不想再去写它了。最后能够完篇的也就很少很少

了。这10年中的前几年，每年都还可以积留下10篇或者七八篇发表在各地刊物上。而到1988年和今年则都只能各有一篇了。显然此生在写点小文字方面的生涯也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医院里负责床位的医生也几次三番地严正地警告我：“你已经两心俱衰，日后要绝对禁止再做这类的事！”——我也只能“遵命”了！

感谢老友费致佳同志为这本小集子付出的编选、整理、奔走、联络的辛劳，使我深深感到了一种人间道义的温暖。也感谢鹭江出版社的同志们不嫌弃它文字的粗陋，使它能出版问世，得以在这广袤的祖国大地的泥土上留下一丝细细的爪痕！

这本小小的集子也就是我40年在文艺界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句号”了。

正是：

漫暖小院无春风，
篱下阶前花犹红。
往昔关山魂梦里，
一生甘苦老病中。
空有金樽可对月，
但凭食指自书空。
寄语黄鹤勿忘我，
此间忧患与君同！

1989年11月18日于马鞍山人民医院

目 录

自 序

从《心在跳动》说开去.....	(4)
雍正与年大将军.....	(5)
试论张衡形象及其他	
——读电影文学剧本《张衡》.....	(12)
历史故事片也要生活化	
——与谷振风同志的通信	(19)
也谈历史题材创作的真实性	
——读王亚南同志《应该给法海平反》一文	(26)
艺术质量在于“人物”.....	(33)
还是要具体分析的好	
——给王亚南同志的信	(37)
回到“格”里去吧,《人生》!	(41)
题材与作家自我	
——与一位老友的通信	(44)
历史剧语言小议.....	(49)
我喜爱李向南,也喜爱济公.....	(56)
沈从文先生给我的一封长信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与古典歌舞剧、历史题材话 剧、电影、电视	(63)
神交.....	(69)

一个可贵的性格

——谈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73)

“矩”

——试谈影视界的观念更新问题……………(79)

啊,“巨风”吹起来再吹起来

——谈电视剧《巨风不会绕过你家屋顶》……………(87)

酸梅汤和老酒

——谈《月朦胧鸟朦胧》和《阿信》的创作特色……………(92)

阿信的怅惘……………(97)

《末代皇帝》的骄傲……………(108)

我伫望《爱之海》

——侧记诗人柯文辉……………(112)

剧本创作本身的历史要不要真实性?

——致叶元同志的一封信……………(123)

附件:

给《清明》编辑部的一封信……………叶元(132)

给叶元同志的复信……………吕宕(140)

为《林则徐》中豫堃的处理再说几句话……………(142)

从《心在跳动》说开去

最近，读了张弦同志的电影文学剧本《心在跳动》，很兴奋，多年的郁闷心情为之一舒。又得到机会看了一次这个剧本改编的同名话剧的演出，更觉得有些新的感受，有几句话想说说。

我有十多年几乎没有读什么文艺作品，更没有看什么戏剧和电影了。“四人帮”时期那些千篇一律，虚伪造作，粉饰现实的所谓文学作品我不想看，明知在骗人而又要去受骗，我是没这兴趣的；而更有甚者是那些“献媚文学”，专门跟在“四人帮”后面舔痔、捧场，歌“功”颂“德”的作品我更是不屑去看，看了要作呕。所以我就干脆不去接触文艺了。这样，自我感觉精神上似乎尚可取得一点安适。

“九州生气恃风雷”！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来，全国的文艺界出现了新的生气，许多犀利的、尖锐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新作，一个个冲开了陈腐的淤积，破壳而出了！随着它们而来的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新的朝气。从目前安徽的文艺界来说，张弦同志的《心在跳动》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更是这其中之佼佼者。因为我知道这朵新鲜的花朵不仅是作者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而且也是作者用自

己的血和泪浇灌出来的。因此，它尽管还小，但是茁壮的，也是鲜红的。

剧本中的这位老专家、胸外科医生罗秉真的遭遇并非是一个人的遭遇，他是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一个广大的、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群像的代表。在这个群像中，就有着作者自己。

当我看到剧中的那位被迫害的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系着塑料围裙，赤着脚，裤脚高卷着，憔悴的脸上流着汗，胳膊上沾着污水，手里还拿着拖把”从“楼梯上，一个人倒退着下楼来……”“他在打扫楼梯……”的时候，我仿佛看见这不是什么罗秉真的背影，而是那位瘦长的、虚弱的剧作者自己，佝偻着身躯，在那里认真地、一下一下地打扫着楼梯和长廊——过去的十几年里，在盆山的“五七”干校的食堂里，在某电影院的放映厅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张弦同志的这样的形象。十几年来他自己就是这样生活下来的。

在那些年月里，他总是默默地、无休止地垂着头辛苦地劳动着，从来也没有看见他曾对谁去诉说过什么。因为在那时，诉说对现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在今天，在舞台上、在剧本里，我们到底听到了作者的激愤的呼喊的声音了——他借着面对着自己的爸爸的罗玉薇的口在那里大声疾呼：“……工作，工作！熬坏了身体，熬白了头发！可您得到的是什么？挨批挨斗，挨打挨骂！妈妈担惊受怕病倒了，临终之前，她惦念着您，可您关在牛棚。他们连让您回来看她一眼都不准哪！……您工作了半辈子，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可是不能来给自己的亲人

开一次药，打一次针！……爸爸，您的心是一块金子，可人家拿它当成石头，踩在脚底下往上爬！用您的鲜血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您吃尽了辛苦，受尽了欺凌！可您还要工作，工作！谁需要您呀？谁？……”

——这是什么样的声音？这是“四人帮”统治时期那千千万万的被迫害的革命的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心声！到今天，他们才获得了尽情倾诉的自由。在这些戟指控诉的人群中，我同样看到了剧作者自己。另外，我也看到了他们大家的那些炽红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不，是在那里被激动得战抖着，战抖着……

那些把别人“当成石头，踩在脚底下往上爬！”用别人的“鲜血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的“英雄”们：这声音，你们听见了吗？

当然，这声音，所有的观众们是都听见的，而我所看见的坐在这些观众当中的那几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杨帆式的英雄”，他们也是听见的。

——你们不感到惭愧吗？

——你们不感到疚心吗？

——不感到可耻吗？

——不觉得要忏悔吗？

……

值得叹息的是没有声音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只看到那几位“英雄”却在兴高彩烈地看着“戏”，他们昂着头，谈笑风生，喷着香烟，悠然自得……有时也听到他们在那里笑嘻嘻地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看，看！

这都是‘四人帮’的罪孽啦！……真是可恶之极呵！……我们那时候不也是受害者吗！……”等等，等等。

他们已经也成为“四人帮”时期的“受害者”了！——这倒的确真是历史的一个悲哀！

文学艺术的力量有时对人们来说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把它夸张为改造着人类的灵魂的工程师；但是它对那些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的人来说却是并无意义，因为这种人也只不过还是个“人”而已，其“灵魂”却早已没有了！

雍正与年大将军

雍正清代的前期皇帝，年大将军即年羹尧，是清初立功最大，一度恩宠最深、封爵最高的一个汉人。写到这两位至“高”至“大”的人物，我却要从“拍马屁”谈起。

我们一向把拍马屁这种行为归之于“流氓作风”之列，无非是指小人物之对大人物，小官僚之对大官僚，奴才之对主子……等等的一种谄媚。其所以如此，也无非是想求得恩宠，以便达到向上爬的目的。生活中这样典型的事例太多了。但有没有相反的情况呢？比如皇帝阿谀大臣，大官拍小官马屁之类？很少，但也不是没有。雍正刚即位，对年羹尧就是如此。这有个条件，那就是他有求于年大将军之故耳。当时他的几位皇兄皇弟正在南方兴兵作乱，要夺他的万乘之尊；北方、西方的回、藏百姓，大举“叛乱”，多年未平，而年羹尧是雍正父亲康熙在世时亲封的定西将军、陕西总督。此时此际正拥重兵远征青海，讨伐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他的动向如何，对巩固雍正的帝业是举足轻重的。因而雍正一上台，便对年大将军升官晋爵，恩宠倍加，先封为太保，再封为三等公；7个月后，又授年为抚远大将军，一年后封年为一等公。可见圣眷之隆优了。我们从原藏故宫博

物院中年羹尧奏折上雍正的几则朱批（关于赐年羹尧西洋玩具、珠宝，并要他的生辰八字为他算命等等），那真是形象鲜明，丑态如见了。

“今有新进三种小规矩，甚如意，赐与卿以为玩具。卿之小因一日不能忘，而朕之怜实不能一时不念也……”

“你的真八字，不可使众人知之，着实奥密好。番僧中镇压之事，实不能侵正人，虽属荒唐，然亦说不得全无，未免令人心彰些（原编者按：彰字疑有误）。将今岁送到雍正元年得的珠子赐你一颗，再赐你女人一副耳坠子，以取尔成功，夫妻双圆，将来欢聚之兆。”

再一则朱批，是年羹尧的儿子年熙，过继给雍正的舅舅隆科多做儿子，也就等于尊年羹尧为表叔之类的长辈了：

“朕已谕将军年熙过记与舅舅隆科多作子矣。年熙自今春病只管添，形气甚危，忽轻忽重，各样调治，幸皆有应而不甚效。因此朕思此子非如此完的人，近日着人看他的命，目下并非坏运；而目下运数十年上好的运。但你目下运中言形克长子，所以朕动此机，连你父亦不曾商量，择好日即发旨矣。此子总不与你相干了，舅舅已更名得住，从此

自然全愈壮健矣。年熙病，先前即当通知你，但你在数千里外，徒烦心虑，毫无益处，但朕亦不曾欺你，去岁字中皆谕你知老幼平安之言；自春夏来，唯谕尔父康健，并未道及此谕也，朕实不忍欺你一字也。尔此时闻之，自然感喜，将来看得住功名事业，必有口中生津时也，舅舅闻命，此种喜色，朕亦难全谕。舅舅说：‘我二人若少作两人看，就是负皇上矣。况我命中应有三子，如今只有两个，皇上的赐，即是上天赐的一样，今合其数。大将军命应克者已克，臣命应三子者又得，从此得住自然全愈，将来必大受皇上恩典者。’尔父传进宣旨，亦甚感喜，但祖孙天性，未免有些眷恋也。特谕你知。”

做奴才的在数千里之外，得到万岁爷的亲笔朱批，这样地熨慰体贴，对家中这样地关怀周到，特恩殊遇，怎能不感激涕零、肝脑涂地、效死疆场呢。

还有一则是赐年羹尧雍正自己亲笔手书的扇子和手尺，并问年氏的足疼。上谕说：

“朕躬甚安，卿足疼可全愈否？得住近日又好些。随便闲写来，总不与卿有干之事，一点放在心上也使不得。写一柄闲扇赐卿，如此等者，不必具本奏。再手尺甚得用，带一个来，此亦怡亲王之制度。王今春总是小不爽，只觉瘦弱，入秋以来，已大愈

矣。朕命王子庄亲王，同四阿哥、五阿哥于七月十七日往哨鹿围场地方学习弓马，以示朕不废武备之意。二者着他们养之。特令你知，因谕怡王之待你，真岂有此理，一片真诚敬爱，朕实嘉之。还有笑话：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年怡王见他，此人惯言人之前生，他说怡王前世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自己的福田，那里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

这哪里是皇帝给臣下的旨谕，这简直是知心朋友的书信谈心。这位皇帝的戏，真不能不说是演绝了。

到这年的六月，年羹尧的西征大功告成了。《清史稿》的《世宗本纪》上落上了一笔“六月乙酉，以青海平定，勒石太学。”雍正皇帝在这一方面的一颗惴惴忧心总算放下来了，年大将军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于是态度立即就发生了变化了。《本纪》上写道：

“三年（青海平定的第二年。笔者注）诏责年羹尧未能抚恤青海残部，倘有一二人逃入准噶尔者必重罪之。”

这时候已经不是拍年羹尧的“马屁”，而是“诏责”了。年羹尧当然也并不是个糊涂蛋，立刻就感觉到了自身的危殆，于是赶快就转过来向雍正皇帝来拍马屁：有一天晚上，在天空中发生了日月交辉的景象，从气象学上来讲这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但年羹尧却立即抓住了这个“异兆”，赶快具表向朝廷致贺。说这是天下太平，大吉大利之兆，是万岁爷的齐天洪福，得此祥瑞。但这时拍马屁也不行了，雍正皇帝正在找岔子要除掉他。对于这样一个刚刚建立了不世殊勋的重臣，有什么岔子好找呢？有——从文字上来找！（这是自古以来的有效经验）《世宗本纪》上写道：

“三月……辛酉年羹尧表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诏切责之曰：

‘年羹尧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未可知也。

显系不敬，其明白回奏。’”

请看，这流氓声口都出来了：你不是有功吗？这功我许不许你还在于我呢——先否定了他的“功”，再来定他的罪！

“夕惕朝乾”和“朝乾夕惕”有什么不同呢？在中国古文的文法上完全可以这样用，并没有相反的意思；这只是为了适应文字的上下连贯，音节气韵而稍稍改变了用法的习惯。然而不行，这是“不敬”。“不敬”这两个字在那时就不得了！在那个封建时代对至尊不敬还得了吗？这是可以杀头的。——这就是载于《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关于年羹尧项内